

# B 生活

责任编辑：卜晓 电话：85311078



- 3 杭州留不下相机博物馆？
- 4 5 一个出轨男人的忏悔
- 7 要不要跟老板掏心窝子？

## 法学硕士开了“二奶维权网”



郑百春

**“二奶也有合法权益，但我不鼓励做二奶和包二奶”**

**“歧视二奶的人，是嫉妒心在作怪”**

**“如果我儿子包二奶，我先调查儿子儿媳感情”**

每每提及“二奶”，更多的人总是咬牙切齿——“是她们毁了一个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”、“她们一点都不知道羞耻为何物？”、“做二奶和包养二奶都是伤风败俗的”……“二奶”似乎成了过街老鼠，被骂、被鄙视，她们的家人、朋友也都因此比别人矮一截。

有人却主动为“二奶”们维权。这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吗？

这个人就是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郑百春，法学硕士，有三年半的法律从业经历。今年7月，他的“二奶维权网”成功发布。三个月来，他为此遭到了无数人的责难，妻子也因此跟他离婚了。但是，他并没有因此打起退堂鼓，“我要再招工作人员，要把这件事情做大、做好。”

### 目前免费帮二奶维权

从7月网站正式发布至今，郑百春总共接到近百个“二奶”打来的求助电话，目前正式受理的只有4件。“都是希望我去给她们维权的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自己的孩子。有人还想要青春赔偿费，但这些要求很难满足。”

比较成功的一次维权经历发生在云南。

云南的周女士曾是一名漂亮的女大学生，毕业后被分配到当地某单位工作，上司林先生对她展开了疯狂的追求。当周女士得知林先生已经有妻子和女儿后，根本不理睬林先生的追求。但林先生利用手中的权势占有了她，并信誓旦旦地向她许诺会与妻子离婚。“周女士跟他在一起后不久就怀孕了，结果姓林的知道后竟然说不知道孩子是谁的。周女士觉得没有办法接受，就不顾一切地生下孩子要证明给林先生看。”

“现在，孩子已经长到13岁了。但林先生并不承认自己与女孩的父女关系，并拒绝支付抚养费。事实上，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一样享有被抚养的权利。我就亲自去了云南两次，经过调查取证，我确信

是林先生说谎。于是除了周女士的事情之外，我还把林先生的其他违法行为，比如接受性贿赂等整理了出来。最后林先生同意支付周女士每月250元的基本生活费，可以解燃眉之急，但我还会继续帮她们争取更多的经济补偿。”郑百春对记者说。

“因为刚刚开始，目前接业务都是免费的。有的要出差，差旅费也是我自己掏钱。但是接下来我想还是要适当收费，因为要维持业务开展。不过我也只是收取适量的差旅费而已。”他说。

### 宁波求助者让他失眠

除了云南周女士，给郑百春留下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宁波一位姓谢的女士。

“谢女士一开始跟我视频聊天，深半夜，她在视频的那头边说边哭，一直到凌晨。结果我那天一宿没睡。一闭上眼睛，就是谢女士在哭的样子。”

据郑百春介绍，谢女士的情人是宁波某政府机关工作人员。因为种种原因，谢女士跟他一起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后来还怀孕了。

“结果女的怀孕不久，这个男的就带着自己的老婆来打谢女士，谢女士也因

此流产了。”郑百春说，“她告诉我，一整个夏天，她没有用过空调和冰箱，最困难的时候买一包泡面要吃一个星期。说实话，到最后我自己差点都想给她寄钱了。”

郑百春说，因为他最近业务比较忙，所以一直没有抽出空到宁波跟谢女士面谈，“但是我向她保证过要帮她，我一定会做到的。”

### 曾试图为“二奶”更名

到底哪些人算“二奶”？在郑百春眼中，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：是未婚女性；与已婚男性有比较稳定的性关系；女方以男方的钱财为主要生活来源。

不过从采访一开始，记者提到“二奶”这个词语的时候，郑百春就不止一次地提醒：“二奶这个叫法是不规范的。”

那该怎么称呼这些人呢？

郑百春迟疑了一会，慢慢地说：“二奶到目前为止，还只是一个习惯称呼，而且带有很强的偏见在里面。”他顿了一会，继续说：“事实上，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没有找到一个更恰当、能为大家接受的词语来代替‘二奶’，所以只能暂时借用这个词汇。我曾经想过能不能用‘不对

称的性伴侣(女)’来代替‘二奶’，因为一旦成为别人的‘二奶’，这之中肯定有不对称的成分，包括婚姻状况上的，经济地位上的，当然还包括性别上的。不过，这个称呼显然比较拗口，所以不能为更多人所接受。”

在郑百春看来，正是因为这个称呼的偏见，使得“二奶”的生活变得很无奈。他认为，“二奶”，其实也是一类弱势群体。

“小偷偷了东西被告上法庭，可以有律师为其辩护；杀人犯也是一样。何况‘二奶’还是一个道德范畴的东西？但是，很多情况下，甚至连一些法官在操作跟‘二奶’相关的案件时，都会用道德来代替法律，造成判决的不公正，更不用说其他人了。所以，替她们维权才显得更加迫切。”

至于为什么说“二奶”也是弱势群体，郑百春有自己的理由。

“首先，做‘二奶’的人，肯定家庭背景很普通，比较贫穷，你也没有听说过哪个富翁的女儿去做‘二奶’吧？第二，这些女的都比较年轻，对社会了解不够，对自己的事情要承担怎样的后果也不甚了解。第三，这些人大多受过感情的创伤。另外，一般经济上都比较困难，有的还带着孩子……”

(下转 B2 版)